红色沃土的使者

来自革命老区山西省武乡县的报告

焦保红 著

新华出版社

过一次暗礁才懂得艰辛
攀一座山崖才知道沟深
担一副重担才感受压力
说一回百姓才理解情真
经几次风雨懂得艰辛
吃几回粗粮知道清贫
串几户家门了解民情
办几件好事感到舒心
厚土望苍天
国家萧人民
都说好官是顶梁柱
为民掌好舵 人心换人心
脚下有根基 心里有人民
都说好官是主心骨
为民当好官 公道在人心

——摘录电视剧《国家干部》主题歌为题记

序 崔巍

“君是故乡人，应知故乡事”。

离乡已有四十个春秋了吧？但乡情却一直牵扯着一颗游子的心。而且愈到晚年，愈难释怀。

这几年，从故乡亲朋故旧的口里，不断得到同样的信息：说是故乡新一任县委书记如何了得，又有怎样的不凡身手，在极短的时间内，使故乡发生了建国以来从没有过的沧桑巨变……

这年头，为政者能在一方水土上博得众口一词的称誉，而且说时皆情动于衷，不吐不快，很是让我惊诧。惊诧之余，不免产生了神秘感，诱发了好奇心，想探究一下堂奥。

可惜亲朋故旧们熟知的只是阎建书的政绩。至于他的人生历程，以及何以能在故乡踩下那些光辉足迹，就语焉不详，只能说些鳞爪了。

然而，最近读了文学同道焦保红先生的新作《红色沃土的使者》，那堂奥便揭开了。

那堂奥太感人了。

读时，不仅使我动容动心，而且数次淌下了热泪。掩卷时，耳际则响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名言：“那切切实实，足踏在地上为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，我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光荣的。”

阎建书正是这样一位奋斗者。

几年前，当他踏上这块红色沃土时，虽然这里早没了硝烟，也不闻枪炮声，但他引领武乡人民打响的一个个战役，却依然不乏“战士仍衣单，夜夜杀倭贼”的壮烈。设若倒回烽火年间，他定是一位号令三军，攻必取，战必胜的将军。

智者顺时而谋。

他就是这样的智者。一到武乡就审时度势，运筹帷幄，制定出一个适合老区发展的宏伟规划，从宏观上把握定了全县的发展格局。

他也是一个“思鼙鼓而兵勇，临朔风而马奔”的勇者。一经敲定规划，便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义无反顾，冲锋陷阵，那身先士卒的勇锐，感动着部属，也召唤着人民。

他更有与时俱进，实践“科学发展观”的素志，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：“吾志所向，一往无前，愈挫愈奋，再接再厉”。

他时刻牢记着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句名言：“要让生命燃烧，而不是冒烟”，他在武乡也不折不扣的实践了这句名言，一踏上这方水土，就让生命燃烧起来，一直燃烧到现在。

他也熟知释迦牟尼的那句：“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？把它放进大海里。”他就是把生命放进了武乡人民的海洋中，才使事业波涌浪翻起来。

正是有了这些恃凭，他才成为一位气如虹、势如潮、信心如铁的统帅，而且专拣硬骨头啃，专把困难往怀里揽。有此风范，何坚不摧、何难不克？

当困难和险阻销声匿迹，奇迹也就接踵而至。短短几年内，不仅力挽了这块红色沃土上多年来的“老不前进，老面貌不变”的颓势，而且找回了早已失落多年的光荣与骄傲，自信与自强，自立与自尊，从而使武乡迈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。

古人云：“一言可以兴邦”。这说法有点虚妄，但若说“一人可以兴邦”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最起码阎建书在老区武乡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故乡的巨变，不仅家乡人“言之不足，咏歌也，咏歌之不足，嗟叹也，嗟叹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”，就是在外的游子们，哪个不是心潮逐浪，连称幸甚啊！

在外的游子们多少年来因心系故乡，曾一次次寄希望于故乡的一茬茬父母官们造福桑梓，脱贫致富，让千家万户过上幸福祥和的好日子。

可是，为政者要想有作为就得有天时。像大跃进的热昏时日，文

革动乱中的悲惨年月，纵使你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派不上用场。

阎建书是幸运的。

他正好赶上了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的盛世。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，一个真正能使为政者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的时代也就到来了。

鸟无头不飞。于是他便展开如鹏之翅，带领武乡人民翻动扶摇，直冲羊角。

官声人去后，人心是杆秤。

阎建书不会忘记，他的事业是在他的前任们的基础上崛起的。任今日有怎样的高度，也得感谢从前的一砖一瓦。而武乡人民更不会忘记他到任这几年，于艰苦卓绝中创造出了方方面面的辉煌。而人民在记着他的前任们的同时，早已把“难得的好官”颂词定格于他。

正因为难得，老百姓也就殷望能有作家、记者把他们的这一心愿写成一本书，昭示世人，弘扬开来。因为中国还有太多的贫穷落后县，需要阎建书这样的热血男儿去改变。

由此看来，保红先生的这部新作，是顺应民意之作。

人常说：“民意不可违”。而顺应民意之作，自然也弥足珍贵。作为同道，我很羡慕保红先生慧眼独具，慧心灵运，写就了这样一部新作。

我认为：这是他文学生涯中，一枚沉甸甸的成果。

要知道，他早就是太行山上这类题材的出色写家，不仅有这份才情，也有这份热情。在这之前他已屡有这方面力作问世。他写阎建书，也有别人没有的优势。他们相知相交多年，彼此十分过心。正因为过心，若干年前就已为阎建书撰写过报告文学，赫然发表于大型文学刊物《黄河》上。

这次，他又于公务之余，拔冗而为，觅踪老友，追寻到武乡这块红色沃土上，看看又踩下怎样的辉煌。然后调动起泉涌的文思，伏案疾书，终成华章。我读时，所以能感动得落泪，一是阎建书本身事迹就感人；二是保红先生的生花妙笔很诱人，很传神。状物写人，不蔓不枝，叙事议论，一语中的。特别是篇中多处插入了惟妙惟肖的细节，使人物更活，艺术感染力更强，常有一石二鸟之效。

总之这是一本好书。究竟有多好，你得先开卷。

送来书稿时，保红先生曾嘱言为序。这颇让我为难。自知没这个资格，哪敢动笔？

但如前所说：当我读完此书，且荣幸地把阎建书“引为同志”时，就又忍不住写下上述感言，权作引玉之砖了！

2007年5月4日于长治

目录

序 /1

第一章 大山的记忆 /1

第二章 土地的性格 /18

第三章 太阳的承诺 /36

第四章 精神的连接 /52

第五章 通道的延伸 /70

第六章 能源的演变 /87

第七章 希望的田野 /109

第八章 跃动的朝阳 /130

第九章 感动的效应 /152

第十章 辉煌的立体 /169

太阳，永远不会疲倦 /192

上篇 独中流砥柱 /193

中篇 贝克尔境界 /209

下篇 众行者易趋 /230

第一章
大山的记忆

当母亲的灵柩伴随着西下的夕阳，缓缓落入墓穴时，阎建书潸然泪下。低沉的哽咽倏然间从他的喉间滚出，颤抖着向墓地四周扩散开来，让所有参加葬礼的人为之动容。尽管他是县委书记，已经做到官至七品，但丧母之痛和常人并无两样。那种悲痛欲绝的失态，任谁都无法控制。他将和着泪水的黄土，一锹接一锹地覆向母亲的坟头，和母亲做着最后的诀别。他知道，那个最爱自己的人走了。他将再也无法听到人世间最为温润随和的呼唤了。

……不，就在此刻，他到武乡赴任时，母亲的叮嘱又一次在耳边响起。

“书儿，听说你又要调动了？”母亲总是叫他“书儿”，从来没唤过“建书”。

“是，这次要去武乡，离您远了，恐怕不能常来看您了。您的身体不太好，又上了年纪，儿女又不在身边，您要自己多注意，只要您健健康康的活着，就是儿子的福气。”

“武乡是在北边吧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可是个好地方。娘没去过，可娘知道，朱总司令在那儿打过仗。”

“等我安排好了，就接您去看看朱总司令住过的地方。

“那可好。”

“武乡穷啊！”



“仁马太行侧，十月雪飞白，战士仍衣单，夜夜杀倭贼。”1939年冬，朱总司令在王家峪写下了这首豪壮诗篇

“穷？谁没穷过，你要干好了，不就不穷了。”

“我尽力吧。”

“光尽力不行，还要尽心。要行好，不要作恶。那么大一片地儿交给你，一点儿差错都不能出。书儿，你可给娘记住了，娘啥也不图，让娘听一声就行。能让那一方水土的老百姓说我儿一个好，比啥都强。”

母亲的话，言犹在耳。如今工作刚刚展开，还没让母亲响响亮亮地听一声，却已是天人永隔了。

按照山里的风俗，阎建书要守孝三天才能脱去孝服，可是在安葬母亲之后的第二天，他便脱去孝服，匆匆走向了抗击“非典”第一线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，让整个中国感到了呼吸的困难。就在前不久，山西被列入重疫区，省委再次发出《加强“非典”治疗管理紧急通知》，要求各地一把手坐阵指挥，不得离开，并明确必须“严格疫情报告制度，严格控制跨地、市转送病人；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”。他怎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呢？他是县委书记，是抗击“非典”的第一责任人，他必须靠前指挥。

人命关天，出不得半点疏漏。

尽管已经做了许多针对性的工作，但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传染病，还是让我们的许多医学专家、教授束手无策。阎建书唯一能够做到的是辖区的严防死守，是从有限的县财政拿出钱来，购置必需的设备、防治以及一线医疗人员的补助……他并非悬壶济世的郎中，但却要力起沉疴！

阎建书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从有关资料获悉，全世界每小时有1500人

死于传染性疾病，其中，大多数是儿童和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。历史上我们曾遭受过无数次瘟疫的袭击，现在SARS又来了，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瘟疫。在人们无知无奈的情况下，在目前还不能有效消灭、彻底消灭的情况下，只能采取古老而原始的隔离措施，那就是严防死守，进而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……”

于是，在司庄隧道、权店、聂村、上司、墨镫等几个辖区内的消毒留验点；在县防疫站、学校以及新增设的定点医院……人们会时不时地看到他的身影。而每一次、每一处，他都要详细询问过往车辆、旅客人数、消毒、体检、留验等情况，并不断作出相应的指示。采访中，他对我说，武乡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，基本上是“吃饭财政”，可当时还是从县财政拿出了一笔不小的资金，购置了多功能监护仪、呼吸机、吸痰器、氧气流量表、喉镜、气管插管、紫外线灯、紫外线消毒车、消毒隔离衣等必需设备；储备了数十万元的预防药品和急救药品；启动了第一紧急预案。同时还从全县抽调了10辆车统一调度，以防急需。至于吃不吃饭，吃什么饭，那是以后的事，当时先得“保命”，先得“救命”。



抗非一线，阎建书查看资料，周密安排，精心运筹

一点不错。武乡是全国重点扶持的一百个贫困县之一。“非典”的袭击无疑会使武乡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。

当时，世界正在隔离中国，中国正在隔离北京。如果武乡也出现疫情，那该是怎样的情境呢？后果不堪设想。

好在一场保卫战下来，就凭着严防死守，武乡实现了防治“非典”零疫情、零传播、零死亡的目标。这就是革命老区的优势。他们虽然还没有摆脱贫困，但是，老百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，所形成的那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，以及群防群治的群众基础，却成了他们战胜“非典”的有力武器。

2003年1月31日，是阎建书赴任武乡的日子。那天刚好是旧历年的除夕。老百姓忙活了一年，家家都在贴春联，放鞭炮，谁也没有意识到县里的领导会变动。但在县宾馆的二楼会议室里，却聚集着全县科级以上的头头脑脑们。阎建书端坐在主席台上，会场鸦雀无声。人们在静静地等待，等待他的施政演说，都想从他的施政演说中，读出他的能力。

然而，没有慷慨激昂，也没有豪言壮语。阎建书只是说了句：“今天是除夕，明天就是大年初一，我不准备讲更多的客套话来占用大家的时间了。好好过年，过完年咱们再说。”

他们虽然还没有摆脱贫困，但是，老百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，所形成的那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，以及群防群治的群众基础，却成了他们战胜“非典”的有力武器。

好一个阎建书。

一句“好好过年，过完年咱们再说”，为他赢得了上任后第一次长时间的、热烈的掌声。其实，我倒觉得这正是阎建书在施政过程中“民为邦本，民贵君轻”的民本思想一次无意识的体现。你想，大过年的，谁愿意坐在会议室里听你的长篇演说？只是不知道当时那些参加会议的头头脑脑们，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产生过那种感觉。

春节长假，阎建书没有走亲访友，同时也谢绝了一切应酬和对他的拜访。他把自己隔绝起来，倾心翻阅着一本新修的《武乡县志》和一些相关的资料。当务之急，他必须对辖区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，哪怕是粗线条的。

武乡绵亘于太行、太岳之间，东西长达150公里，南北窄处仅10公里，总面积1610平方公里，境内山峦起伏，沟壑交错，河流纵横，属典型的黄土丘陵地带。从平面图上看，其状若如意，又似飘落在大山

深处的一条缎带。全县可分为石坝山区、黄土丘陵区、平川区三种不同的地形区域。

阎建书的目光在三种不同的区域来来回回地扫描着，并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，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境地。妻子唤他吃晚饭，他说："你就不能少来点干扰！"

似乎有点不近人情。须知这是大年初一的晚上啊！

这就是阎建书。这就是阎建书的性格。只要投入工作 ，他一定是全身心的。

那是1993年的冬季，长治市煤气公司因储煤断档，造成全市停气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社会不稳。为了尽快扭转局面，市委临阵选将，阎建书临危受命，出任了煤气公司总经理一职。当时曾有人说他是在荣誉与责任之间走钢丝，他只是淡淡一笑："我阎建书绝不会为了自己的荣誉去担风险，但也绝不会因为怕担责任，而在抢险救炉，尽快恢复全市供气的关键时刻缩头缩脑，明哲保身！"

他是不怕。

可他的妻子怕呀。

就在他和大家一起投入紧张的焦炉抢险时，妻子把电话打到了设在焦炉车间地下室的指挥部。值班人员好不容易才在抢险的人群中找到了他：

"经理，有您的电话！"

"哪来的？"

"您家里。"

"不接！"

"不接？"

"不接！"

值班人员没辙，走了。

可是没过多久，值班人员又来找他，说家里无论如何让他接一下，否则，会一直把电话打过来。

无奈，他只好极不情愿地去接妻子的电话：

"我是阎建书。"他刚说了一句，就听到妻子在抽泣。

"家里出事了？"他问。

“……没有。”

“没有你哭什么？”

“你别干这倒霉的经理啦。气又不是你停的，你凭甚顶罪？听说出了大事故，说你有责任，可你才上任两天。左邻右舍在议论，我担心死了……给你打个电话，你都不接……你、你太让人心凉了，你……”电话的一端，妻子已泣不成声。

一股热流从阎建书的心底悠然涌起，是那样地不可名状。

“没影的事，别相信那些谣传。我正在组织人员抢修焦炉，很快就能恢复供气。”阎建书一边安慰着妻子，一边郑重其事地说，“你要记好了，这是抢险指挥部的电话，直通市委，以后无论有什么事，都不可占用！”

……

翻阅志书，查看资料，对我们来说，也许有点枯燥乏味，不过，对于执政武乡的县委书记阎建书来说，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武乡从西汉置县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

这里曾诞生过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从奴隶登上皇位的石勒。当石勒从社会的最底层登上权力的顶峰时，他曾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。他重视教育——“立大学，简明经，善书吏”；他极力恢复和发展生产——“遣使循行州郡，劝课农桑”；他常讲“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”；他遗诏自己死后“殓以时服，载以常车，毋藏金银，毋藏器玩……”一代伟人毛泽东对石勒曾经有过极高的评价，说他是一位很有军事统帅能力和政治远见卓识的政治家。



长长的八路军队伍开进武乡

延至明清，以这沟

壑纵横的山水间还相继走出过吏部侍郎魏云中、左御史魏光绪等显赫的政坛要员……



运筹帷幄善谋略，决胜千里驱敌顽。在反九路围攻中，朱总司令在武乡与刘伯承、邓小平研究作战计划

如果说这些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湮没，仅仅给人以朦胧的轮廓的话，那么，当“红日照遍了东方，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”时，缀满热血的心愿，便化作一丛丛立体感非常强烈的辉煌，在这里如约而驻了。

1939年，七月流火。

朱德总司令亲率八路军总部、中共中央北方局、一二九师来到了武乡，在鲜为人知的砖壁、王家峪安营扎寨，同彭德怀、左权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薄一波、杨尚昆、等一大批八路军的赫赫战将们，凭借北据长城要塞，南扼黄河天险，东出阳关可揽幽燕，西依太岳虎视同蒲的战略要地，以伟大的革命实践，指挥着华北军民的抗战，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……

就是在这方土地上，我八路军胜利粉碎了日寇的“九路围攻”，发动了白晋战役，组织了著名的窑洞保卫战、大有阻击战、榆武线伏击战等数不清的战役。然而，蒋介石对此却视而不见，在敌后到处散布着“八路军游而不击”以蛊惑民众。不过，事实能将空言击碎。

1940年8月20日，晚8时正，一场足以震惊中外的大战指挥令从砖壁八路军总部发出。“百团大战”拉开了序幕——

115个团的兵力，在同一时间，对华北境内的正太路、平汉路、同蒲路、津浦路、北宁路、平绥路以及通往根据地的主要公路等交通干

线实施了战役总破袭。

对此，在重庆黄山别墅的蒋介石心中充满了疑问和不解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八路军会突然冒出一百多个团来，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当他在巨幅军用地图上好不容易地找到武乡砖壁时，便不由自主地来了句“娘希匹”。可见当时其心情复杂的程度。是惶惶然？还是愤愤然？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与此同时，毛泽东也在地图上查寻。他一手拿着放大镜，一手夹着烟。尽管延安窑洞的光线有点暗，可地图对毛泽东来说，早已了然于胸，很快便找到了这个坐落在太行腹地的名叫砖壁的小山村。他久久地凝视着地图，虽略感意外，却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麾下正在浴血奋战，英勇杀敌，抗日根据地像是透过手中的放大镜正从太行山迅速地向四周扩展……也许是太专注了，直到烟蒂烧到手指，领袖才发出会心的一笑。显得欣欣然，悦悦然。

历时三个半月的“百团大战”，无论从战役地区之广，战线之长来看，也无论从参战兵力之多，所获战果之大来说，都是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；是敌后游击战无与伦比的伟大胜利。它不仅震动了



八路军百团大战指挥部

中国，而且闻名于世界，以至于让统揽全局的毛泽东主席发出了：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，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”的感慨！

穿过历史的隧道，阎建书看到的是武乡最为辉煌的时期。

那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哟！

当时的武乡虽然仅有14万人口，但参加八路军的就有1.4万人；民兵和民工随军参战达85万人次；配合军队作战6300多次；运送军粮多达720万斤；为八路军做鞋15万双。



在百团大战最后一仗——关家垴战斗中，彭德怀副总司令来到距敌仅500米的前沿阵地观察敌情

应该说那是一段震古烁今的历史，是一段荡人心魄的历史！

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，他们舍生取义，毁家纾难，碧血太行。在这块仅有16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至今还掩埋着21000多具被日伪杀害的武乡籍抗日干部和群众的忠骨；就是在共和国的英烈名册上，也有名有姓地记载着3200多位武乡最为优秀的儿女，发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，无不感天动地。人们常说，战争是雄性的舞台，然而，在这雄性的舞台上，却涌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神枪手冯凤英；女扮男装上战场的王九焕；菜刀劈杀日伪警备队队长的王贵女；还有被誉为“民族之精英，人民之正气，青年之楷模，妇女之荣耀”的李馥兰……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。

战争就像一位雕塑大师，他不仅把太行山雕塑得更加凝重、生动、庄严，而且也把太行山人不畏艰辛、坚韧不屈、百折不挠、执著追求、慷慨无私的优秀品格镌刻在了共和国的基座上，并使之升华为一种精神，即太行精神。当然，武乡人民在用热血与生命孕育太行精神的过程中，也逐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定位——革命老区。

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了。在探索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初始阶段，领

袖毛泽东始终认为，农民实现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只有走集体化道路。合作化是唯一可选择的农民组织，快速实现农业合作化是领袖的苦苦追求与探索。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，太行老区总是身体力行地去实践的。就在1951年的清明前后，长治地区便一下子试办起10个农业合作社。应该说，这是一个创举，他不仅开创了中国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先河，而且为领袖提供了决策依据；为1951年9月9日，中央在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（草案）》奠定了基础。在这10个老社中，武乡就占了4个。枣烟村的魏名标、监漳东村的任磨成、监漳西村的崔玉林、窑上沟村的王锦云，他们象李顺达、申纪兰一样，都是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擎旗人物。他们以其勤劳的天性，在浸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上耕耘播种，描龙绣凤，共同为“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，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，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”提供着极其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
在这里，阎建书追寻的虽然是一段历史，一段往事，毋宁说是在追寻太行精神的内涵。他觉得这种从岩壁间可以呼之欲出的精神，才是那段辉煌历史的支撑点。

然而，历史总是无法取代现实的。

当1982年夏天，离别武乡40多年的浦安修大姐重回武乡时，她没有想到，建国这么多年了，当年的八路军总部王家峪、砖壁还是当年的老样子。只有那棵朱总栽下的“红星杨”、彭总植下的“将军榆”随着一道道年轮的增加，已经变得枝繁叶茂，高可参天。乡亲们却依然

在这里，阎建书追寻的虽然是一段历史，一段往事，毋宁说是在追寻太行精神的内涵。他觉得这种从岩壁间可以呼之欲出的精神，才是那段辉煌历史的支撑点。



重新布展后的八路军总部王家峪旧址